

# 土耳其进取性地缘政治外交析论

董漫远

**内容提要** 土耳其系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枢轴国家”，长期发挥跨地域战略作用。埃尔多安自掌控正发党政权以来，陆续推出“2023 战略愿景”和“2053 战略愿景”，其目标是使土耳其最终跃升为一支世界性力量。为此，土耳其采用突出重点、带动全方位进取性地缘政治的外交策略，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综合施策，其进取性地缘政治外交取得诸多成效：在黑海和外高加索确立强势存在，掌握了土耳其在该地区天然气开发、输气通道、军事冲突调停等方面的主动权；依托北非、东非“桥头堡”，将影响力渗透至非洲全域；与卡塔尔、巴基斯坦“组团”介入阿富汗变局，延续了在阿富汗的长期影响力；提振了土耳其在突厥语国家的领袖地位；努力在伊斯兰世界发挥引领力；谋取北约内“特殊地位”，拓展了特立独行的外交空间。土耳其近年来的地缘政治进取虽收到明显成效，但也面临着来自美国、欧洲大国、阿拉伯国家的阻力，俄罗斯、伊朗亦对土耳其地缘政治进取怀有戒心，均需土耳其加以重视与应对。

**关键词** 土耳其外交 地缘政治进取 新奥斯曼主义 “2023 战略愿景” “2053 战略愿景”

**作者简介** 董漫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近年来，土耳其以中东、欧亚大陆、非洲为主要方向展开地缘政治进取性外交。在2022年2月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中，土耳其频频发声，表达积极斡旋、调停的愿望。3月6日，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以及土俄关系，引起大国和相关地区国家的高度关注。对于土耳其外交的新变化，中外学界展开跟踪研究，在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方面各有不同。就土耳其地缘政治进取的动向、动机等方面的研究而言，学界均有所关注，但大多偏重于部分方向和部分领域，对于土耳其地缘政治外交的系统性、

整体性研究以及分析深度等有待加强。<sup>①</sup> 鉴此, 本文拟以土耳其地缘政治外交的特点为切入点, 进而解读其动因与成效, 并研判其发展前景。

## 一 土耳其地缘政治进取的策略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全球局势与中东地区形势均发生很大变化,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政府调整地缘政治取向, 从被动参与向积极介入转型, 以周边为跳板, 采用全方位地缘政治进取性外交, 开拓“战略纵深”<sup>②</sup>。“全方位”是指以土耳其为中心指向各个地缘政治方向, 包括西亚、地中海、北非、东非(含非洲之角)、巴尔干、黑海及外高加索、中亚和阿富汗以及伊斯兰世界。为此, 土耳其既要注重其地缘政治利益的总体谋划, 又要注重核心利益; 既要全盘掌握实现其政治利益的各方面任务, 又要突出重点。而在土耳其的多重地缘属性中, “中东国家”是其基本属性。这不仅是因为土耳其在地理上位于中东, 而且在历史上中东诸地曾是原奥斯曼帝国领地, 土耳其对中东怀有“帝国情结”, 更因为中东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 历来为域内外大国和强国的必争之地。在土耳其看来, 能否成功经略中东事关该国核心利益的保障及强国兴邦之前景。因此, 基于避免战略透支的考虑, 从 2002 年 11 月正发党赢得大选执政至今, 土耳其对外政策保持了长期稳定性, 将中东和东地中海地区视为该国地缘政治进取的重中之重, 从而采取突出重点、带动全方位进取性地缘政治外交策略, 以期显著提升土耳其在中东乃至其大周边区域的地缘政治作用和影响。

第一, 深度介入叙利亚战争, 使土耳其在叙利亚地缘政治存在长期化。

---

<sup>①</sup> 参见李秉忠、涂斌:《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及其限度》, 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2期, 第87~106页; 姚琼姚:《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 内涵、目标与前景》, 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4期, 第83~100页; 张向荣:《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的巴尔干政策新变化》, 载《西亚非洲》2021年第6期, 第84~114页。Cenk Saraçolu and Özhan Demirkol,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 in Turkey under the AKP Rule: Geography, Hist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Issue 3, 2015, pp. 301–319.

<sup>②</sup> Alexander Murinson, “The Strategic Depth Doctrin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Issue 6, 2006, pp. 945–964,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citedby/10.1080/00263200600923526>, 2021–09–15; Dogu Durgun, “Ahmet Davutoglu’s Strategic Vision in the Middle East”, *Geopolitics*, Vol. 21, Issue 3, 2016, pp. 628–660,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4650045.2016.1186014>, 2021–09–15.

自2011年叙利亚陷入动乱后，土耳其迅即介入，加入美西方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组成的反巴沙尔阵营，要求巴沙尔总统下台，试图推动“政权更迭”。土耳其采取的主要介入形式是扶植代理人武装，与叙利亚政府形成武装割据。2013年9月，美国启动扶植、培训“叙利亚自由军”计划，出资5000万美元，拟在一年内将“叙利亚自由军”扩编至5000人。然而，第一期培训班只招募到50人，第二期培训班无人报名，使该培训计划难以为继。鉴此，美国与土耳其进行磋商，土耳其同意接手并继续推进此事宜。土耳其遂从2014年起调整培训计划，增大宣传力度，在资金和装备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并允诺当地的反政府武装人员在推翻巴沙尔政府后可“自愿加入土耳其籍”。这一“入籍”举措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人员产生了吸引力，使培训计划顺利推进。土耳其招募到大批武装人员，并将“叙利亚自由军”改造成亲土耳其的武装力量。截至2021年10月，在叙利亚的土耳其控制区域内，“叙利亚自由军”主力部队已超3万人，在土耳其总参谋部指挥下承担各种任务，包括在伊德利卜省与叙利亚政府军对峙，协助土耳其军队对该省其他激进武装实行“亲土改造”，维持阿夫林及土耳其所占“安全区”的防务，对“北叙利亚民主联邦”库尔德武装实施军事打击。2020年初和2021年9月，土耳其还抽调“叙利亚自由军”组成雇佣军部队，分别前往利比亚和阿塞拜疆参战。

2016年7月，土耳其发生旨在推翻埃尔多安的未遂政变，土美关系急剧恶化，土俄关系迅速改善并升温，催生出“土耳其—俄罗斯—伊朗”阶段性利益组合，这严重削弱了美西方主导的反巴沙尔阵营。土耳其对叙利亚的政策由配合美西方转向谋求自身利益。2017年1月，土耳其加入“阿斯塔纳和平进程”（2019年3月更名为“努尔苏丹和平进程”），获得独控伊德利卜“冲突降级区”的特权，进而派兵进驻，并将伊德利卜省视为土耳其“势力范围”。“阿斯塔纳和平进程”也成为“土耳其—俄罗斯—伊朗”阶段性利益组合开始发挥作用的标志。从2016年8月起至2019年10月，土耳其以“打击库尔德恐怖势力”为由，先后沿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叙方一侧展开“幼发拉底之盾”“橄榄枝”“和平之泉”等军事行动，不但完成了对“北叙利亚民主联邦”主体区域与阿夫林地区的阻隔，且开辟了纵深32公里、总长444公里的“安全区”，长期驻军，建立起各级亲土耳其政权，并按“土耳其模式”进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司法治理。时至今日，叙利亚政府之所以难以收复全部失地，美国和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是根本原因，造成“三

分天下”的局面。由于土耳其、俄罗斯、伊朗组合仍具长期发挥作用的空间，故俄罗斯从战略全局考虑将维系俄土合作，会约束叙利亚政府不挑战土耳其和美国的军事存在，土耳其在叙利亚“势力范围”由此长久固化。

第二，确立在利比亚军事存在，进而为土耳其角逐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提供地缘政治支撑。从2004年起，东地中海黎凡特海盆陆续发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引起土耳其高度关注。2008年，土耳其开始在东地中海相关海域展开勘探活动，但未发现有价值的含气构造。2014年，土耳其将勘探范围延伸到塞浦路斯海域，称该海域属于土耳其大陆架的组成部分，并主张塞浦路斯须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sup>①</sup>共享天然气开发权益。同年，利比亚战乱爆发，土耳其迅速介入，大力支持具有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背景的“民族团结政府”，并开启土耳其与利比亚海上划界谈判，为争夺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提供法律和地缘政治支撑。2019年11月27日，土耳其和利比亚签订海上划界协议，双方不但成为“海上邻国”，且从法律角度完成土耳其大陆架与利比亚大陆架的对接。协议扩大了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专属经济区范围，规定两国将在东地中海开展油气勘探开发合作。12月初，土耳其将协议提交联合国，希望得到联合国承认。2020年1月，土耳其“应邀”出兵利比亚，主力由土耳其特战部队和叙利亚战场亲土雇佣军组成，至今仍驻扎利比亚。2021年2月，利比亚组成过渡政府，其职能是保障年底举行大选。实际上，利比亚过渡政府治国理政能力有限，无力改变该国东、西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局面，更不具备将土耳其军赶走的意志和实力。土耳其继续力挺西部穆兄会势力，旨在保住土耳其与利比亚签订的海上划界协议。由此，在土耳其的帮助下，西部穆兄会势力装备水平大幅提升，包括组建了正规化的地面炮兵部队，使用了土方提供的大口径榴弹炮和加农炮，成立了无人机作战部队，配备了土耳其生产的“安卡”（Anka）系列无人机，该型

---

<sup>①</sup>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是1974年塞浦路斯危机的产物。1974年7月15日，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在希腊军政权策动下发动政变，推翻马卡里奥斯总统，旨在推动塞浦路斯回归希腊。7月20日，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粉碎政变，并占据塞浦路斯38%的土地。留居南塞浦路斯的土族和留居北塞浦路斯的希族对向迁移。土耳其军队在北塞浦路斯建军事基地并长期驻扎以“保护土族”。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得手后，希腊发生政变，推翻军政权，经大选产生文官政府。1974年12月，马卡里奥斯返回尼科西亚，继续担任塞浦路斯总统。土耳其军事干预塞浦路斯危机，造成塞浦路斯南北永久分裂。1975年2月，北塞浦路斯土族宣布建立“北塞浦路斯土族联邦”，1983年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但只获得土耳其一国承认。

无人机在2020年9月纳卡战争中显示出强悍战斗力。另外，西部穆兄会势力主力部队规模进一步扩大，现完全有实力和能力与东部哈夫塔尔军阀武装展开割据。从利比亚现有局势看，由于西部穆兄会势力武装力量日渐强大，通过外力将土耳其的军事存在（即土耳其军队携雇佣军）逐出利比亚已十分困难。

第三，有效搭建“土耳其—俄罗斯—伊朗”组合且与“土耳其—卡塔尔”组合互动，撬动中东格局加速演变。“土耳其—俄罗斯—伊朗”组合有力冲击了美国的地区盟友体系，特别是“美国—沙特—以色列轴心”，集中体现为重削海合会凝聚力和阻滞美国组建“中东小北约”（即“中东安全战略联盟”）。2017年6月5日，沙特指责卡塔尔支恐亲伊（朗）和“干涉内政”，携部分国家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卡塔尔展开陆、空封锁。“土耳其—俄罗斯—伊朗”组合对此事件迅速作出反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发表讲话，呼吁尊重卡塔尔主权和安全，警告外部势力“不要尝试推翻卡塔尔合法政府”。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连续通过扩大驻卡塔尔的土耳其军队规模和延长土耳其军队驻卡塔尔期限两个决议，并迅速向卡塔尔展开军力投送。俄罗斯强调大小国家应一律平等，国与国矛盾应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10月25日，俄罗斯防长绍伊古访问卡塔尔，与卡塔尔签订军事技术合作协议。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在清真寺集体祈祷时表示，对“友好邻邦遭遇欺凌”不能无动于衷。针对卡塔尔国内市场日用品供应出现暂时困难状况，伊朗迅即以海运和空运方式供货，帮助卡塔尔恢复市场稳定，同时派团访问卡塔尔并磋商深化两国在南帕尔斯海上天然气田的互利合作事宜。

由于获得土耳其、俄罗斯、伊朗的鼎力支持，卡塔尔对外关系表现出自信和施展地区外交的韧性与灵活性。卡塔尔一方面对沙特重申奉行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不惧外部压力；另一方面，表示愿意与沙特等国展开平等对话，缓和关系。为感谢土耳其、俄罗斯、伊朗的支持，卡塔尔对三国投桃报李。2018年7月，卡塔尔宣布将从俄罗斯购进反坦克武器和大口径火炮，并表示对购入“S-400”防空导弹系统“感兴趣”。2018年8月，针对土耳其里拉汇市剧烈动荡情势，卡塔尔向土耳其央行注资150亿美元，助其渡过难关。

沙特与卡塔尔矛盾的升级及互信不存，一方面表明沙特在海合会内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时代已成过去，阿曼、科威特不但拒绝参与对卡塔尔的封杀行为，且继续与卡塔尔保持友好关系，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借此促推海合会的深度分化；另一方面，也使海合会难以有效发挥遏制伊朗的作用，导

致美国的中东战略失效。虽然沙特通过2021年1月海合会欧拉峰会联手部分国家与卡塔尔复交，但沙特等国未再提及当初断交的“13条要求”。当下，卡塔尔的原有立场未变，且与沙特等国互不信任态势犹存。

“土耳其—俄罗斯—伊朗”组合在沙特与卡塔尔的“断交事件”中明确支持卡塔尔，直接催生“土耳其—俄罗斯—伊朗”组合与“土耳其—卡塔尔”组合对接，使前者得以依托后者对地区穆兄会势力施加有效影响而拓展其战略作用。埃及穆兄会、巴勒斯坦哈马斯、突尼斯“纳哈达”（控制议会）等组织深受激励，坚定了它们实现各自政治目标的信心，纷纷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形成对“土耳其—俄罗斯—伊朗”组合与“土耳其—卡塔尔”组合互动的外围烘托，给美国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的中东战略及美国的地区盟友造成困难。正是受到上述因素作用，中东阵营分野愈发清晰鲜明。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土耳其借重他国力量提高了地缘政治进取性外交的效能，有力牵动了地区格局走向。

## 二 土耳其正发党积极进取地缘政治观形成的深层内因

长期以来，土耳其奉行“西向战略”，采取偏重西方、配合西方的政策取向。但正发党执政以来，国际形势和土耳其国内形势均发生重大且深刻变化，促使土耳其加大拓展地缘政治进取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这些重大国际和国内事件包括：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引发中东地区长期动荡；阿拉伯剧变<sup>①</sup>催生地区热点问题丛生，如穆兄会势力在多国崛起，恐怖主义力量借地区动乱而肆虐四方；土耳其与美国在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引渡居伦问题、制裁伊朗问题等齟齬不断，斗而不破；土耳其经历“七·一五”未遂政变后，正发党强势执政地位得到巩固，等等。土耳其采取积极进取的地缘政治观绝非偶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我们需探索现象背后的深层动因。

第一，出于正发党的长期执政需要。正发党成立于2001年5月，其领袖

---

<sup>①</sup> Ghosh Bimal, “Arab Spring and Islamic Winte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 How Will It Affect Human Mobility With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Future of Migration: Issues and Prospect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185 - 192; See the Editors of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Arab Spring”,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rab-Spring, 2021-09-28>.

是埃尔多安。截至2020年，正发党拥有党员1100万，就规模而言是世界第五大政党。从历史角度看，自土耳其1950年实行多党制以来至今，其境内任何政党的规模和基层组织网络都无法与正发党匹敌，进而造成正发党具有其他政党所没有的政治动员能力。正发党成立仅一年多便夺取大选胜利，增强了埃尔多安通过选举谋求长期执政的信心。在正发党纲领和埃尔多安的选举言论中，既指出世纪之交土耳其面临二战以来空前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传统世俗主义党派已经无力带领土耳其走出危机循环，又强调唯有弘扬伊斯兰教和平、友善、互助、公平、正义理念，才能强国兴邦和造福民众。<sup>①</sup> 埃尔多安在其所著的《文明联盟》<sup>②</sup> 和《一个更公平的世界是可能的》（2021年版）两部著作中均谈到，若使土耳其强大，则需要该党领导人民进行较长时间的积极且持续努力，其核心是通过彰明较著的业绩来赢得民众的信任，并通过长期执政来实现“土耳其梦”<sup>③</sup>。由此，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土耳其均需积极主动施为，包括强化在中东等地区的大国角色等。

第二，基于两大战略愿景和“奥斯曼帝国情怀”因素。2011年1月28日，埃尔多安发表《对人民的讲话》，正式提出“2023战略愿景”，其核心内容是到2023年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土耳其经济和综合国力排位须进入世界十强。2013年5月7日，埃尔多安在正发党大会上提出“2053战略愿景”，其要义是当奥斯曼帝国灭亡拜占庭帝国并征服君士坦丁堡600周年时，土耳其须跃升为一支世界性力量，对国际规制和秩序塑造拥有强大影响力。如上两个战略愿景被概括为“新奥斯曼主义”<sup>④</sup> 或“埃尔多安主义”的战略体现。

“新奥斯曼主义”是对“凯末尔主义”的重大修正<sup>⑤</sup>，后者承认奥斯曼帝

① Gönül Tol, Emma Hjerno, “Turkey’s General Elections 2015: High Stakes at Home and Abroad”, June 2, 2015,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turkeys-general-elections-2015-high-stakes-home-and-abroad>, 2021-10-01; Ziya Onis, “Monopolizing the Center: The AKP and the Uncertain Path of Turkish Democracy”, October 26, 2014,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499213](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499213), 2021-10-01.

② See Recep Tayyip Erdogan, “A Union of Civilizations”,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j.1540-5842.2007.00897.x>, 2021-10-01.

③ 笱涛：《历史视野下的“土耳其梦”》，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2期，第65~82页。

④ See Talmiz Ahmad, “Erdogan’s Neo-Ottomanism: A Risky Approach for Turkey”, *Arab News*, <https://www.arabnews.com/node/1740841>, 2021-10-03.

⑤ Nikos Christofis, “Kemalism, Erdoganism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urkey”,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TEQY201801008.htm>, 2021-10-03.

国瓦解的事实，在放弃原帝国疆域的基础上创建现代土耳其共和国，而前者则要在21世纪重振奥斯曼帝国的“昔日辉煌”。埃尔多安版“新奥斯曼主义”也是对厄扎尔版“新奥斯曼主义”的重大推进，厄扎尔强调坚持世俗主义和西方化导向下的“新奥斯曼主义”，埃尔多安则以“泛伊斯兰主义”作为文化和价值观根基，依托奥斯曼帝国某些“成功的历史实践”，实现当代土耳其国内和世界构思。

“新奥斯曼主义”的内涵包括内政和外交两方面主张，奠基人是埃尔多安和达武特奥卢。达武特奥卢虽被埃尔多安排挤出正发党，但其地缘政治观点仍被埃尔多安政府所采用：其一，确立当下土耳其在原奥斯曼帝国领地内的支配性影响，支撑“世界性大国”历史坐标。为此，土耳其须采取积极、主动、多领域并进的外交，恢复土耳其在原奥斯曼帝国领地内的地理纵深、历史纵深和文化纵深，消解历史恩怨，达到“零问题”效果。它包括有效拓展“零问题周边外交”<sup>①</sup>，进而基于如上“纵深”和“零问题外交”成效，面向世界拓展“战略纵深”和“利益边疆”，最终使土耳其跃升为世界性力量，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大国。其二，弘扬并升华原奥斯曼帝国“历史与文化底蕴”，以和平合作方式建立新奥斯曼治下“跨域秩序”。为此，土耳其需用好“桥梁”“前沿”“枢轴”等地缘政治工具，调控并调动大国关系，借助其他力量，消释域外力量对土耳其发展的阻力，发挥土耳其独特“软实力”而产生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土耳其“硬实力”，使“域内国家”自愿与土耳其结成“外力拆不散”的文化、道路、模式、利益和规则等方面的组合。其三，肩负起保护全球穆斯林责任，组建新型“伊斯兰联盟”（Islamic Union）。埃尔多安和达武特奥卢均认为，奥斯曼帝国时代是伊斯兰文明最辉煌的时代，而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是奥斯曼伊斯兰文明“最权威”和“最合格”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时至今日，全球16亿穆斯林吟诵的《古兰经》是奥斯曼版本，印证了天下穆斯林对奥斯曼伊斯兰文明的拥戴。因此，在埃尔多安政府看来，保护天下穆斯林、匡扶伊斯兰正义是土耳其的天职。在他们看来，伊斯兰合作组织已不适应21世纪振兴伊斯兰文明的需要，必须建立起新型“伊斯兰联盟”。当今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对穆斯林伤害最大，土耳其有责任带领伊斯兰世界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支持各国穆兄会，同一切针对穆斯林的傲

<sup>①</sup> 李智育：《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权的外交政策成因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5期，第55~69页。



慢、偏见、侵害作斗争。正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土耳其地缘政治进取的方向，如中东、北非、东巴尔干、中亚等地区文化均有伊斯兰因素。

第三，拥有较强的地缘战略资源。土耳其地处欧亚非三大洲战略结合部地带，扼黑海、爱琴海、东地中海商贸通道，系亚欧大陆交通要冲和全球空中航运枢纽。2019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排序为第18位，达到7592亿美元<sup>①</sup>，是伊斯兰世界第二大和中东地区第一大经济体。此外，土耳其武装部队由正规军和准军事部队组成，拥有各类军警人员超过百万，是伊斯兰世界和中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其武装部队是北约第二大常设部队。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的《大棋局》一书中将土耳其定义为“地缘战略枢轴国家”（Geo-strategic Pivot）。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解释，这类国家的战略取向将决定某类国家或地缘政治集团能否在特定战略区域立足。也正是因为土耳其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方面拥有较强的“硬实力”，加之伊斯兰文化纽带，以及埃尔多安政府较强的政治领导力、操作力，使土耳其具备了践行其进取性地缘政治外交的战略资源。

另外，土耳其具有多重国际身份，是北约、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等重要成员，有助于土耳其借助多个国际舞台发挥其重要作用。

### 三 土耳其进取性地缘政治外交取得的初步效应

土耳其按照地缘政治进取的总体布局及其以突出重点、带动“全方位”战略纵深之行为逻辑，在西亚、地中海、北非、东非（含非洲之角）、巴尔干、黑海及外高加索、中亚和阿富汗等多个地区或国家，采用包括外交谈判或斡旋、军事干预、变换地缘政治组合，以及促进贸易、投资、旅游、人员交往、推进能源过境通道便利化等多重手段，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效应。

第一，在黑海和外高加索确立强势存在，掌握了土耳其在该地区天然气开发、输气通道、军事冲突调停等方面的主动权。2020年8月，土耳其经勘探在黑海水域发现了含有丰富储量的天然气构造区块，地处宗古尔达克外海。土耳其将其命名为“萨卡里亚气田”，初步探明储量约为5400亿立方米<sup>②</sup>。

<sup>①</sup> EIU, *Country Report: Turkey*, December 2021, p. 12.

<sup>②</sup> 李丽旻：《黑海发现巨大天然气藏——土耳其能否“圆梦”能源独立》，载《中国能源报》2021年8月31日。

土耳其能源与自然资源部的公告称,“萨卡里亚气田”远景储量十分可观,从2023年开始供气,2028年进入稳产期。此外,土耳其在其他黑海水域也发现了天然气储气构造层,正在勘探过程中。2021年6月,埃尔多安总统就土耳其能源安全问题发表谈话称,虽然黑海天然气发现有助于土耳其减少对俄罗斯、伊朗和阿塞拜疆的能源依赖,但土耳其仍会坚定不移地与三国开展长久性能源合作,包括用好纵跨黑海的“土耳其溪”输气管道。2020年9月,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爆发纳卡战争,土耳其迅速介入,对阿塞拜疆提供全方位支持,使阿塞拜疆形成军事优势,进而收复纳卡地区。11月12日,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实现停火,土耳其军队和俄罗斯军队沿拉钦走廊联合巡逻,隔离阿、亚两国武装部队。此战使土耳其首次在外高加索确立军事存在。实际上,这是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达成交易的结果。俄罗斯同意土耳其军队进入纳卡,以换取俄、土双方在叙利亚、利比亚、东地中海、伊核协议、输供气、核电站、军购等领域深化合作。另外,土耳其与俄罗斯约定,土耳其在黑海的天然气开发活动不会损害俄罗斯的利益,土耳其在北约框架内的黑海军事活动将与美欧有所不同,对俄罗斯“无敌意”。2021年6月15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在纳卡重镇舒沙会晤,发表《舒沙宣言》<sup>①</sup>,宣告两国将形成联盟关系。此举揭示土耳其将在外高加索确立永久军事和地缘政治存在。

第二,依托北非、东非“桥头堡”,将土耳其影响力渗透至非洲全域。土耳其高度关注美非、欧非关系动向,关注中非合作论坛以及日非、印非、俄非的合作框架及其进展,以步步为营方式开拓非洲。2005年,土耳其获得非盟观察员国地位,并设立“非洲年”工作机制。从2008年起,土耳其创设与非洲国家间的土非首脑峰会多边机制。2013年,土耳其加入非洲开发银行。从2005年至2021年间,埃尔多安访非49次,足迹遍布30个非洲国家。从2009年开始,土非贸易额快速增长,2020年达到253亿美元。<sup>②</sup>此外,土耳其还承揽了包括埃塞

<sup>①</sup> 王德禄:《阿塞拜疆与土耳其两国总统签署舒沙宣言 将发展联盟关系》,载央视新闻客户端:<http://m.news.cctv.com/2021/06/15/ARTleYwaNVQm17ROF21VId1n210615.shtml>,2021-10-10。

<sup>②</sup> 参见《土耳其目光瞄向非洲:去西方中心还是“新奥斯曼主义”》,载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988336](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988336),2021-10-22; Mehmet Ozkan, “Turkey’s Rising Role in Africa”,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Volume 4, 2015, pp. 93 - 114, <https://www.doc88.com/p-9929702349992.html>, 2021-10-22; Tom Wheeler, “Ankara to Africa: Turkey’s Outreach since 2005”,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8, Issue 1, 2011, pp. 29 - 37,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0220461.2011.564426>, 2021-10-22。

阿瓦什至韦尔迪亚铁路在内的一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2017年以来，土耳其陆续在索马里、尼日尔等国建立军事基地，包括摩加迪沙、索马里兰和尼亚美三地的训练基地。为赢得非洲国家好感，土耳其深度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在联合国派往非洲的9个维和特派团中，土耳其参与了7个。

第三，与卡塔尔、巴基斯坦“组团”介入阿富汗变局，延续了土耳其在阿富汗的长期影响。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局势突变，加尼政府被推翻，阿富汗塔利班（简称“阿塔”）再次掌控该国政权。此后半个月，美军及北约驻阿富汗联军掩护它们的机构和人员悉数撤走，标志着美国军事干预阿富汗局势20年的失败。土耳其从这一重要事变中看到机遇，成为积极影响变局后阿富汗的“逆行国家”。其主要表现包括：埃尔多安总统数度表示愿与阿塔领导层接触，欢迎阿塔派团访土；土耳其外长提出阿塔融入国际社会的相关条件，且与巴基斯坦、卡塔尔所提条件一致；派出技术团队与卡塔尔团队一同修复喀布尔机场设施，恢复机场功能；与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向阿富汗运送人道救援物资；与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呼吁国际社会向阿富汗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土耳其与巴基斯坦、卡塔尔素来关系密切，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一贯相互支持与配合。三国此番联手介入阿富汗变局，已发挥出各自优势，如巴基斯坦与阿塔政治和安全关系牢固，卡塔尔独拥阿塔与美国接触渠道且财力雄厚，土耳其具有各类人才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实力，这些都是阿塔亟需关切的方面。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土耳其虽派兵参与北约驻阿富汗联军，但特立独行，20年间从未与阿塔爆发军事较量，外交上也未与阿塔产生摩擦，这些都是阿塔不拒绝土耳其助其稳定政局的基础。在美国继续打压阿塔的情况下，土耳其对阿塔的政策与美国存在明显区别。另外，阿塔有意搭建包容性政治架构，需要对包括阿富汗境内乌孜别克族在内的各族群实行怀柔政策，以利于长期执政。在这方面，阿塔期待土耳其能发挥积极作用，土耳其则会择机延续其在阿富汗的影响力。

第四，提振了土耳其在突厥语国家中的领袖地位。作为突厥语国家最大经济体、最大军事强国和颇具文化渗透力的国家，欧亚大陆上的各突厥语国家均高度重视与土耳其深化全方位合作。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将开拓、重塑突厥语国家作为全方位外交的优先方向，投入大量经济、军事、文化、宗教和慈善资源。各突厥语国家都有土耳其援助的市政和交通基础设施，土耳其学校有

数千所，土耳其援建的清真寺随处可见，土耳其慈善机构在城乡常年开展活动。另则，各突厥语国家有几万留学生在土耳其学习，绝大部分毕业后选择在土耳其定居发展，折射出土耳其对突厥语国家青年的吸引力。土耳其每年都举办“突厥语国家和族群团结大会”。在土耳其的倡议下，涵盖所有突厥语国家的“突厥理事会”于2009年10月成立，致力于制定共同外交、防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政策，编制各国通用的大中小学教材，设立共同投资基金，每年召开首脑会议。2021年11月12日，第八届“突厥理事会”峰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六国领导人与会，宣布“突厥语国家理事会”改名为“突厥语国家组织”，并表示各国将在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种族主义等方面开展合作。“突厥语国家组织”的成立，毫无疑问是前述一系列政治进程导向的一个重大节点，也是土耳其通过“突厥语国家”软实力扩大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成果。

第五，努力在伊斯兰世界发挥其引领力。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重要大国，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中有举足轻重影响。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政治家伊赫萨·诺格鲁和伊赫桑奥卢连续出任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时间跨段长达10年。两人主动塑造议程，推升了土耳其在该组织中的独特地位。2016年4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持第13届伊斯兰合作组织首脑峰会，就反恐和伊斯兰世界前途命运发表主旨演讲，得到了一大批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的积极回应。2018年5月，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永久首都”和下令美国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事宜，埃尔多安召集了伊斯兰合作组织紧急峰会，以强硬措辞谴责特朗普，在伊斯兰合作组织57个成员国的民众中产生共鸣，有力提升了土耳其在全球穆斯林中“主持正义”的形象<sup>①</sup>，当然这其中主要缘于土耳其国家利益的驱动。2021年5月，以色列驱离东耶路撒冷谢赫杰拉社区巴勒斯坦民众，建立犹太定居点，在阿克萨清真寺外镇压巴游行群众，并对加沙地带展开大规模空袭。埃尔多安数次发表讲话，谴责以色列的暴行和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行为，给伊斯兰世界留下硬汉印象。

第六，谋取北约内“特殊地位”，拓展了特立独行的外交空间。土耳其凭借武装部队规模北约第二、掌控因契尔利克基地等“资本”，围绕本国战略利

---

<sup>①</sup> See Muslim Countries to Hold Summit to Mull Response to U. S. Decision over Jerusalem”, *Xinhua net*,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12/13/c\\_136822958.htm](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12/13/c_136822958.htm), 2021-10-25.

益，多次在重要关头与北约盟主美国讨价还价，迫使美国不能小觑土耳其，使其成为事实上的“特殊成员”。例如，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为尽快推翻萨达姆并减少美军伤亡，美军决定对伊拉克进行南北夹击。于是，美国要求土耳其允许美军第四装甲师部署在土、伊边界，由北往南向巴格达推进。在埃尔多安授意下，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决议，拒绝了美方的要求<sup>①</sup>，显示了土耳其在北约内的“独特作用”。又如，2018年10月，土耳其不顾美国和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反对，与俄罗斯签订了购买“S-400”防空系统合同（25亿美元），并于2019年7月开始陆续接收并列装土耳其军队。2020年8月，土、俄签订第二批“S-400”防空系统合同。美国对此虽采取将土耳其从“F-35”战机配件生产体系中逐出、终止向土耳其出售100架“F-35”战机的合同等行为，但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仍继续强调土耳其是美国的“重要伙伴”。土耳其通过与美国在“S-400”防空系统等问题上的斗争，事实上谋取了在北约内的“特殊地位”，从而在地区事务中体现了更多的外交自主性。

#### 四 余论

土耳其全方位地缘政治进取依托自身独特的地缘战略资源和积极主动的外交理念，以“新奥斯曼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支柱，服务于“2023战略愿景”和“2053战略愿景”，其目标是跃升为一支世界性力量。上述宏大战略目标的实现，在欧亚非三大洲将产生重要战略影响，主要包括：其一，有力牵动大国关系。无论是西方大国还是发展中大国，均高度重视土耳其发挥的跨地域战略作用，均努力将土耳其拉向己方一侧，这已经被美、俄、英、法、德和印度、南非、哈萨克斯坦等多国涉土政策所证明；其二，加速牵引中东格局演变，使原奥斯曼帝国领地成为土耳其“利益边疆”，几乎所有的地区发展、安全和热点问题均有土耳其的深度卷入，并使新的地缘政治组合轮廓渐显；其三，迅速改变环地中海、巴尔干、外高加索等次区域的安全和经济发展环境，如何妥善应对“土耳其因素”成为上述次区域国家突出且急迫的外交与安全课题；其四，强化了对突厥世界的吸引力和引导力，使欧亚大陆突厥板块较为从容地周旋于域内外大国之间，而土耳其的突厥语国家“领袖”

---

<sup>①</sup> 章波：《从伊拉克战争看土耳其与美国关系》，载《西亚非洲》2003年第4期，第12~16页。

身份日渐清晰；其五，对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第一领袖”的地位构成强劲挑战。土耳其与伊朗联手正在努力推动伊斯兰世界内部“小多极化”的出现。

土耳其近年来的地缘政治进取虽收到明显成效，但也遭遇到多重阻力。第一，土耳其地缘政治进取首先遭遇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阻力。阿拉伯世界系原奥斯曼帝国领地，多数阿拉伯国家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留下痛苦记忆，不愿看到土耳其重振奥斯曼帝国“辉煌”，更何况土耳其地缘政治进取外交战略也会与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产生严重碰撞。在堵截土耳其地缘政治进取的过程中，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大国体现得尤为明显。2018年3月，沙特王储小萨勒曼在访问埃及时发表“邪恶三角”谈话<sup>①</sup>，认定土耳其与伊朗和地区恐怖势力构成“邪恶三角”，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萨勒曼同时指责土耳其欲在中东重建“奥斯曼哈里发帝国”，号召阿拉伯国家挫败土耳其的图谋。埃及为遏制土耳其角逐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联手约旦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不惜与以色列合作，力邀希腊、塞浦路斯、意大利加盟，于2019年1月牵头组建“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EMGF），法国道达尔、美国埃克森等石油巨头竞相加入。2020年1月，法国成为该论坛正式成员，美国成为观察员国。至此，埃及等国在与土耳其博弈中占据“势众”。

第二，俄罗斯、伊朗对土耳其地缘政治进取有戒心，但不影响“土耳其—俄罗斯—伊朗”利益组合。俄、土之间有深重历史恩怨，在1676年至1917年间，双方为争夺高加索、巴尔干、克里米亚和黑海共爆发了12次战争，沙俄胜多败少。就伊朗与土耳其关系而言，自1299年奥斯曼部落崛起至1922年奥斯曼帝国解体，奥斯曼帝国除部分时段占领过伊朗西部地区外，始终未能灭亡其间历代波斯王朝，但波斯人对奥斯曼帝国怀有戒心。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政变导致“土耳其—俄罗斯—伊朗”阶段性利益组合出现，其动力源是三国都与美国有深刻矛盾，进而形成三国在叙利亚、伊核、海合会等问题上与美国对冲，三国间经贸、投资、能源等领域合作加深，且三国组合有长期维持利益的需要。尽管如此，俄罗斯和伊朗不认同“新奥斯曼主义”，对土耳其在21世纪推进的“新奥斯曼主义”保持战略警觉。土耳其虽深谙这一点，但也认为随着土耳其综合国力的壮大和跨域影响力的上升，俄

---

<sup>①</sup> See “Saudi Prince Says Turkey Part of ‘Triangle of Evil’ – Egyptian Media”, *The Star*,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world/2018/03/07/saudi-prince-says-turkey-part-of-triangle-of-evil-egyptian-media>, 2021-10-25.

罗斯和伊朗的态度乃至政策会发生“务实转变”。土耳其对俄罗斯、伊朗的这些认知，可从埃尔多安《文明联盟》和《一个更公平的世界是可能的》两本著作中的相关论述中得到印证。

第三，美国、欧洲大国和大部分欧盟成员国是土耳其欲跃升为世界性力量的最主要阻力。美国的核心利益是永久保持世界霸权，不允许任何国家和力量集团挑战并取代美国的全球霸权。“任何国家”既包括西方盟友，也包括地区盟友。“任何力量集团”包括欧盟。美国出于种族、制度、价值观等优势感，从未将地区盟友土耳其视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只是将土耳其作为实现其地区利益的工具。在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结为阶段性利益组合后更是如此，且采用多种手段挑拨“土耳其—俄罗斯—伊朗”关系，试图拆散该组合。伴随着土耳其跨域影响的扩展，美国对“新奥斯曼主义”的警觉日渐提升，表现为：指责埃尔多安“专制”“独裁”，为其“新奥斯曼主义”贴上恶名；动用国会力量通过“亚美尼亚种族灭绝案”决议，借以敲打土耳其不要重温“奥斯曼帝国旧梦”；对土耳其金融体系和关键产业实施制裁，促推土耳其金融动荡，意在阻滞土耳其实现“2023 愿景”。而土耳其对美国仍抱有希望，认为土美关系存在巨大改善空间，希望美国增加对土耳其的投资，助力土耳其经济发展等。2021 年 6 月 14 日，土、美总统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埃尔多安重述了对土美关系的上述认知。欧洲大国和大部分欧盟成员国是土耳其欲跃升为世界性力量的第二大阻力。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大国以及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在历史上曾是使奥斯曼帝国解体的始作俑者。在对待土耳其的问题上，它们与美国持有相似的价值观，以各种理由阻止土耳其加入欧盟。<sup>①</sup> 土耳其国内政界一部分人对该国融入欧洲的前景颇感黯淡，但仍有一部分人难弃融入欧洲的执念。

综上，土耳其能否跃升为世界性力量，取决于该国政府今后能否采取正确方略，关键是理性认知其面临的困境，破解或缓释阻力，不断调整政策，营造适合崛起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

<sup>①</sup> “Turkey and the EU: No End to the Drift”, *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 <https://www.cer.eu/insights/turkey-and-eu-no-end-drift>, 2021-10-25.